

20 世纪中后期香港粤语非疑问句助词“呢”的语法特点 ——基于有声语料库的考察

陈秀婷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0. 问题的提出

语言使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是人际信息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语言的交流实质上是信息的解码与编码的过程：说话人把实质的语义内容和主观态度一同编码，按约定俗成的规则排列形成句子或篇章；听话人解码为具体的语义内容与对方的主观态度。这种主观态度可以是说话人主观的看法，也可以是说话人不置可否的态度，而这，在汉语中往往依靠语气来表达。语气是一个复杂的语用表达系统，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为专表语气的助词和语调，这是声调语言独具的特点。

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普通话助词“呢”进行分类，各家分类不尽相同。吕叔湘（1942/2002:264-265）按“呢”出现的语气环境，把该助词分为两种，一种表直陈语气，一种表疑问语气；朱德熙（1982:209-212）根据“呢”出现的句法环境及语义特征，认为“呢”有三类：“呢1”与持续体标记“着”连用表持续时态、“呢2”出现在是非问句中表祈使，“呢3”出现表夸张语气；胡明扬（1987:90）、邵敬敏（1989/2014）认为汉语中只有一个“呢”，表示提醒听者注意的语用功能。此外，完权（2018）进一步对“呢”的语用特点进行考察。不少学者均提到粤语疑问句助词“呢”基本与汉语普通话一致（方小燕 2003:74，张洪年 1972/2018），邓思颖（2015:210）基于顾阳（2008:112）的研究指出粤方言的句末助词“呢”与普通话一样都具有提请对方注意的语用功能，因此在句法上与焦点有关，如：

（1）要是有人问起呢，你就照实说好了。（顾阳 2008:112）

（2）如果有人问起呢，你照实讲就得喇喇。（邓思颖 2005:210）

我们发现“呢”在复句中一般不用于句末：

（3）*如果有人问起，你照实讲就得呢。

（4）*你照实讲就得，如果有人问起呢。

从句法位置上看，“呢”一般标示主题。而该助词与焦点有何关系，有何语义特点，与其语用功能有何关系，这些都是本文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

由于句末助词与其他句法因素关系紧密，为排除语调、疑问词等因素的干扰，本文主要对非疑问句中的助词“呢”进行考察。加之语气词对具体篇章、语境的依赖程度高，因此本文基于两个香港口语有声语料库的语料对助词“呢”进行考察，分别为“香港二十世纪中期粤语语料库”（<http://corpus.eduhk.hk/hkcc/>）和香港粤语语料库（hkancor）

（<http://compling.hss.ntu.edu.sg/hkancor/>），前者收集了香港 20 世纪 50-70 年代电影中的对话语料，而后者则收录香港 1997-1998 年间电台的对话语料。通过历时的对比推

测该助词的演变趋势。

我们认为：

1. 非疑问句助词“呢”的句法位置与句法功能有一定的关系

助词的句法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句法功能。我们把句子分为简单句和复句，助词“呢”在简单句中一般出现在三个位置：连接成分后、句首主题后、句末，而复句基本上出现在非句末从句之后，因此本文把复句中的助词归到句中的情况下讨论。不同句法位置中的助词“呢”虽然句法功能稍异，但基本一致。

1.1. 句中助词“呢”及其句法功能

简单句的助词“呢”一般标示句首的主题，而其主要功能还是向述题的转折。以香港粤语电影《標準丈夫》为例，单句句中助词“呢”可标示句首的连词：

(5) 係呢，點解咁夜嘞，你哋重唔抖呀？吓？對啊，為什麼這麼晚了，你們還不休息啊？

(6) 而且呢，認咗真係前世唔修呀！而且呢，認了就真的前世造孽啊！

(7) 噉所以呢，我就有機會入嚟同你傾下偈喇嘛！那所以呢，我就有機會進來跟你談下話了嘛。

这些连接成分除了连词外，还包括副词、直接或间接引语的引导词等，如“其实”、“噉（样）”、“认为”、“讲”等。

“呢”亦可置于主题后，主题一般指向句子的背景信息，因此多由时间或地点名词、人称名词或代词充当，如：

(8) 咁啱喇！夜晚呢，你就时时都搞到呢个时候至返嚟嘅！那就对了！夜晚呢，你就常常都搞到这个时候才回来的！

(9) 我話淑芳呢，就端莊啲！我说淑芳呢，端庄些！

(10) 敬仁呀，我呢，就應承咗雷家，話帶佢去大家見下面，就商量下呢頭婚事嘅……敬仁啊，我呢，就答应了雷家，说带她去跟大家见下面，就商量一下这门婚事的……

时间或地点名词作状语，同时语用上作句子的话题，如例（8），“呢”标示谈论的背景；指人名词或代词可以是状态谓语的主语，如例（9），也可以是动作动词的施事，如（10）。作描述对象（例（11）“雷秋芹個樣雷秋芹的样子”）或受事主语（例（12）“你哋嘅婚事你们的婚事”）都可作主题，同时亦可带助词“呢”，连接话题与述题：

(11) 雷秋芹個樣呢，彎刀噉眉，青雞噉面！木刀嘅口唇，眼露凶光，成個殺豬婦噉樣嘍！

(12) 忠堯呀，反正你哋嘅婚事呢，我已經同雷翁商量妥當嘞，準備嘅下個月呢，擇個日子等你哋結婚！

助词“呢”在复句中基本出现在非核心小句的句末，连接非核心小句与核心小句。一般出现在连动句的第一个VP结构后，如例（13）；多出现在条件句中，表示状态或动作的条件，如例（14）；亦常出现于假设条件句中，如例（15）；表时间先后或顺承关系的从句句末，如例（16）：

(13) 哎！呂春娥，同雷秋芹呢，同埋係一個人嚟嘍嘛！哎，呂春娥跟雷秋芹呢，都是同一类人的呢！

(14) 佢話，在家呢就從瞓覺，出外呢，就從汽車，得閒呢，就麻雀啲！呵……他说，在家呢就睡觉，出外呢就用汽车，有空呢就（打）麻将！呵……

(15) 不過噉呀，你識女仔呢，認真小心至好！呢，好似我哋阿三四噉……不过这样啊，（如果）你认识女孩儿呢，要特别小心才好！看，好像我们阿三四这样……

(16) 香港建設，嗰個係五月十幾號出嘅，出完嗰套之後呢，六月一號呢，就有一套，諗，乜嘢，講嗰個乜嘢啊，傷殘運動會啊。香港建设，那个是五月十号出版的，出完那一套之后呢，六月一号呢，就有一套，什么，讲那个什么啊，伤残运动会啊。

简而言之，句中的助词“呢”一般具有连接话题-述题的句法功能。

1.2. 句末助词“呢”及其句法功能

句末的助词“呢”受句子其他成分的影响，表达不同的情态，语调调值相应地呈现高低不同的变化：

(17) 但係你學非所用嗰道（至）弊呢！但是你学非所用那个缺点才糟糕呢！

(18) 唔知呢。不知道呢。

例(17)表达言说者夸张的语气，因此句末的“呢”带上高降的句调——[nɛ53]；例

(18)表达言说者不置可否的情感，因此句调的调值较低，为[33]。

2. 助词“呢”的句法与语义功能相互关联：

F. R. Palmer (1979) 较早系统地对语气范畴 (mood) 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在语气系统中常见的人类逻辑形式为：猜测 (speculative)、演绎 (deductive)、假设 (assumptive)；且所有语气范畴内的句子往往可以按照断言 (realis) 或非断言 (irrealis)ⁱ二分，前者对应于直陈式 (indicative) 及虚拟式 (subjunctive) 的句子。至于 mood, modality, modal verb 三者之间的关系，Palmer (2012: 4) 指出 modality 是对整个情态系统的总括，包含 mood 和 modal system，且指出甚少语言同时具备 mood 和 modal system，大部分只体现其中一个系统。Bybee (1985) 指出语气 (mood) 是语法属性而情态 (modality) 是语义层面的概念，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基于此，Campbell (2015:27) 对 Palmer (2012) 的分类层级进行修改并概括出“情态种类”简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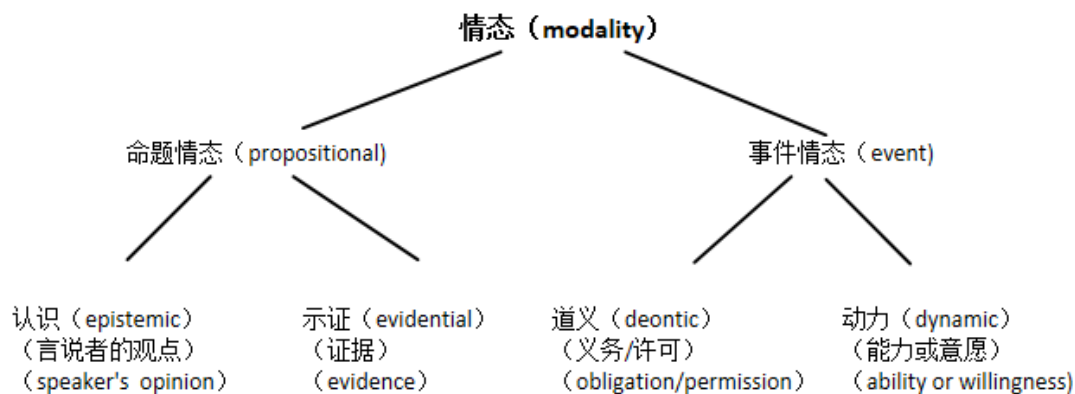


图1 情态的分类层次

鉴于印欧语语气的表达往往依赖于三种语法标记¹¹，在这种语言特点影响下其语气表达基本上用情态表达；且语气表达往往涉及到言说双方的高度主观化，既包括“说话人的意图”（speaker's content）也包含听者的解码（decode），内容庞杂，系统分类常出现各类别混杂的现象，因此现在大多沿用Palmer（1979, 2012）的语气分类系统。本文参考Campbell（2015:27）修订后的分类。

句中的“呢”由于主要句法功能在于连接话题与述题两个部分，且多涉及言说者的主观评述，因此在语义上表言说者的认识情态。而句末的助词“呢”也表命题情态，但其情态受句中情态副词或焦点标记的影响，如例（17）隐含焦点标记“至于”突出述题焦点“弊糟糕”，句末的语调稍高，表达言说者强调焦点的语气；在否定句或疑问句中，“呢”带有主观评述的语义特征，言说者一般对其倾向的评述仍存有疑惑或否定的态度，祈请听话者判断，如例（18）。

3. 语义、句法功能影响语用功能

在上世纪中后期的口语文献中，我们还发现少量情态副词与句末“呢”情态有差异的例句，如例（19）。这在现代粤语（共同语）难以成句，副词“直程完全”与助词“可以”均表动力情态，属于事件情态，与粤语“呢”的命题情态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一般用表事情情态的助词“添”（例（20））：

（19）佢直程可以俾餅帶你呢。他完全可以把那一盒錄音帶給你呢。（HKCanCor）

（20）佢直程可以俾餅帶你添。他完全可以把那一盒錄音帶給你呢。

此外，当篇章中出现回指结构，如例（21）的“啲啲那些”，助词“呢”除了表认识情态外，还含有言说者提示听话者回忆所说内容或共有的经历：

（21）咦，我都係噉，我小學已經有儲 嚟，但係啲陣時，小學啲啲又玩玩下啲啲呢。中學就多啲時間去排隊呢，即係，諗，放咗學有陣時首日封啲啲呢。咦，我也是這樣的，我小學已經有存的了，但是

那时候，小学那些又是玩一下的心态。中学就多了些时间去排队，就是，哎，放了学有时候（买）首日封的那种啊。

综上，非疑问句中的助词“呢”带有语音的停顿，句法上均表断言的语气，引出焦点信息。若出现在简单句中一般作话题标记或句末语气词表达言说者的认识情态，而如出现在复句，特别是表假设、因果、条件关系的复句，助词“呢”一般出现在表背景信息的小句末，既标示命题的前提条件（承上）又提示焦点信息的出现（启下），与单句中连接“话题-述题”的功能一致。

参考文献：

- 吕叔湘译著. 吕叔湘全集 第1卷 中国语法要略[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12.
- 朱德熙著.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09.
- 胡明扬.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C]. 载北京话初探[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01:74-107.
- 邵敬敏著.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1:79-91.
- 完权. 信据力：“呢”的交互主观性[J]. 语言科学, 2018, 17(01):18-34.
- 邓思颖著. 粤语语法讲义[M].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5. 09:206-290.
- 顾阳. 时态、时制理论与汉语时间参照研究[C]. 载沈阳，冯胜利主编. 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05:97-120.
- Campbell, Dennis R. M.. (2015). *Mood and Modality in Hurria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F.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139167178
- 香港二十世纪中期粤语语料库：<http://corpus.eduhk.hk/hkcc/>
- 香港粤语语料库（hkancor）：<http://compling.hss.ntu.edu.sg/hkancor/>

ⁱ 按：彭丽贞（2007）将这对概念翻译为“现实”和“非现实”，然而 Palmer（2012）多次强调这对概念很多时候并不可以从事实层面进行解释。尽管没法儿用一个词与之对等，但如果真的要找一个较为接近的概念则可为“断言”（asserted）与“非断言”（not asserted），二者的差别是言说者对所说话的内容的预判为事实性还是假设性论题。

ⁱⁱ Palmer（2012：19）指出情态范畴基本依靠一下三种语法标记表达：一、后缀、附着词和功能词（individual suffixes, clitics and particles）；二、屈折形式（inflection）；三、情态动词（modal verb）。可见，这均与句子形态（morphology）表现密切相关。